

解 读 海 子

高波 著

海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的一个神话。

惟其如此，在当代诗坛没有谁比海子更需要解读了。只有廓清了附会在海子身上的种种神秘主义的光环，海子诗歌独特的诗意和独到的诗艺以及他诗歌中所蕴含的诗学意义，才能得以真正凸显出来。

因此，解读海子，既是剔除人们在理解海子过程中的种种遮蔽，同时，也是在弘扬一种新的诗学精神。

那些寂寞的花朵
是春天遗失的嘴唇……

他有“三种受难”，那就是“流浪、
爱情、生存”；他有“三种幸福”，则是“诗
歌、王位、太阳”。

解

读

海

千

高波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海子/高波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22-03862-0

I . 解... II . 高... III . ①海子 - 人物研究 ②海子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555 号

责任编辑: 张 旭

装帧设计: 鞠洪深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解读海子
作 者	高 波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社 址	650034
邮 编	ynrm. peoplespace. net
网 址	rmszbs@public. km. yn. cn
E - mail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排 版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
印 刷	昆明西站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3862-0
定 价	14.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海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的一个神话。

惟其如此，在当代诗坛没有谁比海子更需要解读了。只有廓清了附会在海子身上的种种神秘主义的光环，海子诗歌独特的诗意和独到的诗艺以及他诗歌中所蕴含的诗学意义，才能得以真正凸显出来。

因此，解读海子，既是剔除人们在理解海子过程中的种种遮蔽，同时，也是在弘扬一种新的诗学精神。

那些寂寞的花朵
是春天遗失的嘴唇……

他有“三种受难”，那就是“流浪、爱情、生存”；他有“三种幸福”，则是“诗歌、王位、太阳”。

目 录

上篇 解读海子的几个关键问题

- 一 海子神话 (1)
- 二 诗人之死 (5)
- 三 卑微的才子 (17)
- 四 负伤的麦子 (25)
- 五 孤独的太阳 (38)

中篇 海子的诗意和诗艺

- 一 远大志向 (50)
 - 1. 《亚洲铜》 (50)
 - 2. 《阿尔的太阳》 (55)
 - 3. 《祖国 (或以梦为马)》 ... (60)
- 二 爱情与受难 (68)

JIEDUHAIZI

1





1.	甘苦初恋	(70)
2.	情爱煎熬	(82)
3.	深情诀别	(91)
三	家乡和土地	(96)
1.	村庄母亲	(96)
2.	神性土地	(100)
3.	质朴澄明的通灵	(113)
四	追求和绝望	(125)
1.	痛苦的远方	(125)
2.	做幸福的人	(131)
3.	黑夜中的绝望	(142)

下篇 海子诗篇的诗学意义

一	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		
	练习	(161)
二	现代诗人中的歌者	(169)
三	跳出“意境”趣味的束缚	...	(178)
四	体现新的诗学精神	(186)

上篇 解读海子的几个关键问题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从小在农村长大。1979年以15岁的幼小年纪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秋，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一 海子神话

海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的一个神话。

惟其如此，在当代诗坛没有谁比海子更需要解读了。只有廓清了附会在海子身上的种种神秘主义的光环，海子诗歌独特的诗意和独到的诗艺以及他诗歌中所蕴含的诗学意义，才能得以真正凸显出来。

因此，解读海子，既是剔除人们在理解海子过程中的种种遮蔽；同时，也是在弘扬一种新的诗学精神。

JIEDUHAIZI

1





海子这个出身在卑微农家的诗歌才子，1989年在其年仅25岁时，即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绝决方式离开了人世。海子生前仅公开发表过很少量的诗作，当时的诗歌界及大多数读者并不认同他的诗歌，他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作品自费油印后送给朋友。但是，海子死后，他的诗歌却获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诗坛。

从1985年至1989年的5年中，海子竟创作了200多首抒情短诗，及数万行的长诗。在年轻而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作了如此丰富而杰出的诗篇，海子的诗歌才能是十分令人吃惊的。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子诗选》，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海子诗全编》，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作为海子十周年祭的《不死的海子》一书，该书的序言这样评价海子：“他把古典精神和现代精神、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乡土中国和都市文明作了成功的融合……”

2001年，在对中国当代诗歌作世纪回眸时，“人民文学诗歌奖”被授予了海子。这一事件是意味深长的，表明海子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念，已经得到了诗坛主流和正统文化的认可。至此，海子生前的遭遇和身后的荣光，成为这个时代最令人百感交集的事件

之一。

※ ※ ※

海子以他的诗歌赢得了读者。经过不长的历史检验和选择，海子诗歌在众多诗人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海子的诗》已经重印多次，迄今总发行量已逾 60000 册。砖头一样厚的《海子诗全编》，1997 年 2 月出版，是年 11 月重印时，发行量即达 11500 册。在大学生中，甚至还出现了“海子热”，并且十多年来在不断地升温。在海子的母校北京大学和他所工作过的中国政法大学，有学生自发组织的海子诗歌研究会。每年的海子忌日，全国各地的大学里，也常常有学生为纪念海子而举行海子诗歌朗诵会……在被人们讥之为“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今天，海子的诗能有如此之多的读者，的确令人吃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赢得读者的过程中，海子却常常被人们误读。正是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和曲解遮蔽了海子，在这个没有神话的时代，制造出了一个海子神话。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误读和曲解海子呢？我以为，这是人们对 25 岁即告别人世的海子的诗歌所表

JIEDUHANZI

3





现的丰富内容（我称之为诗意）和他在诗歌的表现艺术（我称之为诗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杰出造诣感到不可思议的结果。加上他去世的方式——自杀，他自杀的时间——1989年，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助长了部分读者对他的误读和曲解。

人们又是怎样误读海子呢？总体而言，对海子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政治、诗学和文化的层面，赋予海子之死崇高的意义，甚至做了神秘主义的解释。这样的解读在拔高海子的同时，也淡化了海子诗歌成就的来之不易。有人以为海子是天才般独来独往、或是“迷狂”般鬼使神差地创作了他那些杰出的诗篇，这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海子诗歌创作的自觉与艰辛。

一是以既有的诗歌趣味和评判标准，抽取剪裁海子的诗篇，这自然也就无法真正领略海子诗歌诗意和诗艺的独创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新的诗学理念。有人称海子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削足适履或刻舟求剑了。许多海子诗歌的爱好者在阅读海子时，偏好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类的作品，倾心于海子少量带有传统诗歌趣味的诗篇，这是难于把握到海子诗歌创作的精神实质的。

这样看来，对海子的自杀作合乎人之常情的理解，了解海子的诗歌理想及其富有独创性的诗意和诗艺，就是避免误读海子的关键一步。也只有这样，解读海子的过程，才能成为揭示和弘扬一种新的诗学精神的过程。

由于海子原名“查海生”，因而许多读者以为，“海子”这一笔名，就是“大海之子”的意思，将其读作“hǎi zǐ”，但据海子的朋友回忆，海子本人对此加以否认，表示“海子”这一笔名取的是“高原上的湖泊”之意（见苇岸《怀念海子》）。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人们将湖泊或是大的水域，称作“海子”，只是这一“海子”，应当读作“hǎi zi”。这似乎是在解读海子前，有必要先作说明的。

二 诗人之死

1989年，在海子自杀后不久，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社会风波。海子自绝于多事之秋，受其自杀方式的震撼，也出于对其诗歌才华的敬意，更主要的是，由于看待现实的某种情绪，人们对海子的死作了种种附会和拔高，尽管这些附会和拔高有政治的、文化

JIEDUHAIZI

5





的、诗学的等等不同角度，但殊途同归的是，都将海子之死和社会动荡及人们的文化心态联系起来。

一位诗人（柏桦）在一首名为《麦子：纪念海子》的诗中写道：

是谁发出绝食的命令

麦子！麦子！麦子！

一滴泪打在饥饿的头顶

你率领绝食进入第 168 小时

.....

请宣告吧！麦子，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牺牲

下一步不是宴席

海子诗中具有独创性的“麦子”意象，有着丰富的诗学意蕴并对中国当代诗坛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诗中，作者将“麦子”视为海子的代名词。1989 年举世瞩目的社会动荡，是由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的。“麦子发出绝食的命令”，“麦子率领绝食进入第 168 小时”，就全诗所流露的倾向看，这是将海子之死误读为带有现实政治色彩的抗议了，

海子，被揣度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前驱。这是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误解，代表了部分人偏激的情感。

除了如此直接地从政治角度曲解海子之死的动机和意义外，有人将海子之死，更为深远地附会为对“世界之夜”的窥破和挑战。这样，海子所选择的自杀时间、卧轨地点和碾过诗人身躯的车轮，都被作了玄之又玄的阐释：

他进入一个叫做秦皇岛的城市，或者说，进入一个最著名的集权主义者的领土，以面对他下令修造的羁押人民的墙垣——长城。山海关不仅是该墙垣的地理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巨大的种族之门，正是在这里和由这个统治者加以闭合的。

与空间坐标对应的是它的时间坐标。3月26日，乃是两个著名的浪漫主义先知辞世的时刻。1827年的贝多芬和1893年的惠特曼，在从欧洲和美洲的角度呼呼了人类的信念之后，永不回首地动身离开了他们的阴郁所在。只有他们的英雄言说残留于身后的世纪。

正是在这样的象征时空里，一辆暴力的火车碾过了他的疲惫的身躯……轮子与土地的关系，隐喻了它

JIEDUHAIZI

7





的全部浑浊性和沉重性。它以悲剧时间的名义碾碎人，把他们压入大地与坟冢，更重要的是，轮子将傲慢、冷漠和永恒循环地进行下去。

海子阻止着轮子的罪行。海子说，生活不应当是这样的。于是他就动手去结束它。而最终，他以结束自己的方式打击了轮子，使之置身于尴尬的地位……

(朱大可《先知之门》)

在这些富有激情又极具诗性的措辞中，海子被视为窥破了“世界之暗”的绝望的先知。文中诗化了的象征寓意，显现了作者对海子的推崇之情，也表明了作者看待现实的态度。有关忌日的丰富联想，已经趋于神秘主义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诗人何为？”这既是诗人的自我拷问，同时，也体现着人们对诗人的某种期待。“在整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无论这是出自诗人的过于自负，还是出于人们对诗人的过高要求，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此基础上，这样的言论也就不会让我们过于吃惊：

诗是一种精神，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一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所在……海子之死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求不到生存的确凿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也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而且自足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何种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

中国诗坛的后来者当会记取海子这种前无古人的“特殊功业”的。

（吴晓东 谢凌岚《诗人之死》）

海子之死，成了启迪人们思考生存意义的“特殊功业”，海子，被视为以严厉且极端的方式，挑战抨击荒诞生存现实的烈士。即便就是2001年出版的《海子评传》一书，在海子自杀的震撼已经淡化之后，作





者依然认为海子之死是“适时而纯洁的死亡”，不把海子的自杀看作病态的可悲的结果；而将其视为理性的崇高的抉择，是一种“形而上死”。可见在阅读海子的过程中，出于对海子才华的敬意和看待现实的某种情绪，人们以附会升华海子的方式误读海子的倾向，是源远流长的。

※ ※ ※

应当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海子。用自杀的方法结束自己个人的生命虽然不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但它的确是人类常见的现象，资料统计，每年世界上的自杀者上百万，不过诗人和它的关系似乎要近些。所以它发生在海子身上和发生在别的普通人身上的应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无论人们出于何种动机、从哪方面升华海子之死，上述误读无疑助长了当代诗坛上的海子神话。这将遮蔽海子诗篇的杰出成就及其诗学意义，无助于人们真切地理解作为诗人的海子。

关于海子的死因，法医的鉴定是精神分裂。海子的生前挚友，也是他的遗稿的整理者西川也相信，海子的自杀是由于气质禀赋和疾病，具体的诱发因素，则和男女情感有一定关联。

JIEDUHAIZI

11

海子是一个有着自杀倾向的人，从病理上说，这是一种心理疾患。早在 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就在日记中写到：“我差一点就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海子在他死前 12 天所写的最后一首诗中，即声称自己“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 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春天，十个海子》）。

生活中的事实，总是缺乏人们所期待的传奇色彩，对事实的描述，当然没有传奇那样富于“可读性”，如果愿意尊重事实而不是偏好志怪传奇的话，那么，西川的意见就是值得认真倾听的。他记录了在海子死前一段时间的情况：

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了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

